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八

流

元晏悟化

潭州年例衆戶率錢起置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六月六日八月十八日放生社會康定元年三月三日伏值真武生辰預先收買飛禽水族等活命籠器盛貯於祥福宮至日遍市迎引臨大江讚詠放生其飛沉之物或向空復墜或水面仰浮社衆用人撩拾逐一取看爲飛禽者或被膠網粘單弓彈獵射各有傷折爲水族者被罇釣張取籃羅採捕鱗甲頭尾皆有破損衆皆慘然候齋罷散分靜僻郊野且得城市之人眼不見矣社衆回宮赴齋宮主道士周元晏升堂講演真武經一遍時會中忽有雲遊道士請問周元晏曰幸對十方海衆在此證明願垂開示此會因緣使學人有所解悟元晏云潭州一歲有此四會今日此會乃是真武靈應真君生辰外有四月八日是釋迦佛生日六月六日即東嶽泰山掌令府君生日至八月十八日乃是四海九江龍君神母慶會東海校量水族之辰並收

買禽魚活命等物出籠入水名放生會學人進曰非名放生則是故殺誰殺昧殺食殺元

晏曰何謂也答曰既不是殺其今日放者皆不飛不躍何也飛禽本生於林野魚鼈蜆蛤皆產於江湖二等乾濕性命與人無異除當死償人財食湯火之債自有受者還知因有此會致令物命屈死者多故使愚下之輩不避罪業祇圖眼前財利百般計校日夜打捕守待積聚饑餓迫切萬無十生十無一活設

有存者皆傷中之物是爲故誑貪昧等殺過晏無對遂下座揖留其道士欲詢姓名不覺隱去更無蹤由當時却見所收放不去禽魚等物就籠器中各變白光向空而去社衆咸

年如此實是造業何謂化生况真武乃高天。北極正直治世福神豈受人間私殺爲獻元晏無對遂下座揖留其道士欲詢姓名不覺

魚鼈鱗之類此是真武大避之物綠鯉魚屬比方矣化至夜朝北頂盤七點鼈如神龜鱗類聖蛇放此三物表無殘害之心各要懺罪消災求恩獲福長修聞此歸說與母轉告其父袋一向執迷不從諫勸長修潛於承道士

處轉求真武畫像及傳下降避諱等式歸家與母親妻兒別置一室供養漸至年深王袞轉駕部郎中充邢州巡轄獨往赴任將至中路於馬前見一道人曰公莫是駕部郎中王袞前赴邢州此去正是郎中負命之處袞欲及官觀寺舍遵依奉行

王袞格鼈

宿州有比部員外郎王袞受太平州蕪湖知縣賦性剛執貪嗜滋味常將活鼈用大焰生取其肉却入磁器烹饌有男長修累次與母親勸告誠食終不允從忽值三月三日縣坊

興集放生迎引社會往朝元觀獻紙王長修來道觀集會承子堅云三月三日却就四月八日於寺院興集何爲三月三日却

往看問觀主道士承子堅曰多見放生社會就四月八日於寺院興集何爲三月三日却

來道觀集會承子堅云三月三日乃真武降生之日普通善識於是日如法供養俱放鯉

魚鼈鱗之類此是真武大避之物綠鯉魚屬比方矣化至夜朝北頂盤七點鼈如神龜鱗類聖蛇放此三物表無殘害之心各要懺罪消災求恩獲福長修聞此歸說與母轉告其父袋一向執迷不從諫勸長修潛於承道士

處轉求真武畫像及傳下降避諱等式歸家與母親妻兒別置一室供養漸至年深王袞轉駕部郎中充邢州巡轄獨往赴任將至中

再問道人潛身不見衰届邢州思慕魚鼈供
厨緣邢州不產此物遂至決責從人無明杖
楚自後染患漸至經纏醫理不差忽夜叫言
被無數帶殼水族銜冤纏縲索命喚喚喘躁

四肢痛楚坐卧不得死生無門因此痛悔中

不覺右手五指上如被物咬疼不可忍忽失
聲斗真武真君一聲覺氣壅喉胸遍身極冷
漸有喘息良久氣和乃云袞爲性剛執自小
好食火烙鼈肉不依妻兒勸誠供養真武後
受此差至中路遇道人言前去是負命之處
袞愚頑不悟遂遭此疾痛難忍又覺於迷
亂中急連稱呌真君求救忽覺其身在一山
上見真武真君前列數行負火刀鑿類銜冤
索命真武遂指袞曰汝恣殺物命以充口腹
下降察知罪犯揷折二十年壽祿合於邢州
身死緣汝有妻兒剋苦齊心事吾香火晨夕
發願懺悔祇爲汝殺害嗚食之故已爲申上
三官令特與汝解釋所殺物命一一令託化
轉生水府永無執對仍與汝奏錄重注壽祿

如故較蒙真武授記病苦頓消因錄奏聞朝
廷陳請致仕誓誠董殺修奉香火看誦真武
妙經十萬遍并寫道藏經典捨入東京太清
延福宮

華氏殺魚

興化軍程嗣昌少爲商賈性剛氣微不崇三
寶不親鄉友衆皆嫌惡嗣昌賣賣不使輕重
斗秤不虧他人價直不曾用心秤量人物不
慕烹炮少食活物偶客於密州板橋鄰西鎮
此地多食鶴鵠鳩鳩喜鵠每日街市趕剝無
數因出郊遊行見人或擎鷹鵠或挾弓彈或
張網羅不忍觀之回歸城中夜靜露天於星
斗之下發心蔬食命工刲板印施戒殺圖一
千本適值十月上七真武下降乘此聖力普
願人心回改有稅務攔頭彭景最是好喫酒
肉之人亦受一本歸家讀向妻子華三娘却
生嗔怒用手碎塔棄於穢濁之中次日華氏
買一黑魚方用砧刀如被人把定雙手其魚
跳起尾稍刺入眼中如中一刀滴血在地化
爲蟲蟻沿上牀席啞啞華氏面上鎮市傳播

紙因不敬誠殺圖文立受惡報忽一日彭景
酒醉於市中見嗣昌便出言毀罵稱板橋自
來無人誠殺亦自安樂你是興化客人亂施
文字壞却我妻一日用手拖拽嗣昌意欲作
閑嗣昌脫走歸房思悔時監鎮向孰與巡檢
宣旦聚廳見嗣昌脚懸地面三寸許浮空行
立於廳前附神而語吾是真武真君向孰等
備香設拜達蒙降言吾見此地居民累劫好
食飛禽業障深重有興化程嗣昌印施誠殺
圖是爲最上善行紙今華三娘不能信受因
殺黑魚反害其目不獨此人受報凡好食生
命不悟因業等人難免殃咎嗣昌恍惚化去
不見形影方行詳究忽據鎮廂申報客人程
嗣昌無病身死監鎮等聞之驚歎華三娘患
眼在牀纏綿半載方得命絕向孰與宣旦得
替歸京將此因緣鏤板印施勸誠殺生仍終
身崇敬真武香火致上達聖聰蒙宣向孰臨
見逐一聞奏奉聖旨賡送有司照應曾證真
武靈驗云三元一神通應十門輝赫光耀咸
真滅殞

朱氏舍利

袁州有左班殿直充筠州監稅朱良恭到任一年身死家貧無兒。秋有一女同母葬喪還家不逾年。母亦死其家祖來供養真武其女朱氏爲鄰里求親並不以爲意。鄰里等人却誹謗毀其不正之事。朱氏遂於真武前發誓至死不嫁人願得一患在身爲殘疾之人方絕外求。年四十忽雙目失明亦不召醫。從此無人求親。天聖六年九月九日身死既無親屬官司頒當檢視袁州據司理趙平取覆其朱氏屍首不容檢驗。前有烏龜後有赤蛇。身遮護時知州何廷通判王堯臣親見此異事。遂召僧道祈告欲退龜蛇即爲殯葬。其龜蛇驀然不見。差四鄰買棺盛貯奉問侍婢陳菊香據說因被人求親逼抑不允將事誹謗以致發誓不顧事人逐日禱告真武降靈爲兒照察因失双目不久無疾而死肉體顏色與生無異。臨終時祇言將我屍就土發方火化。何珏契勘九月九日正是真武下降之辰。朱氏偶然而死有龜蛇衛身稱化於壬癸方。

切令依從焚化纔發火其朱氏化身於雲端告衆云兒今不入六道轉生於沂州劉籍家

不二十年但記有劉生名播天下見有非毀兒身不正之事任一火焚之乃可辨認告辭而去火過骨有五色堅固舍利光明粲然衆皆求請供養向者亂生誹謗等輩並口患癱瘓腹血臭穢各詣真武哀告懺罪漸獲安愈袁州人家遍相戒忌非飾口過受持真武香火太守具奏朝廷承回降下沂州勘會屯田員外郎劉籍妻九月九日丑時產生一男。

事無虛冒准中書指揮本州支官錢就天慶觀真武殿建醮并就元北方化處確立照應務欺曲且如清泉宮見被天慶觀道士姑殿覺記錄到任兩月餘偶過清泉宮入謁北極殿細認著紫判官顏貌似前夢中之人黃勉歸衙遂指揮軍巡等言與清泉宮事件限半月要見公事將及限滿有村落社衆六十餘人年例來清泉宮建保田蠶法醮其夜復有浮浪之人結集成群趕逐社衆被軍巡捉到莊花三等十四人押下訊問及勾到天慶觀道士陳有章二十六人勘招州司量與科斷惟首惡陳有章并莊花三並與編配奏裁黃勉又夢前日判官告說爲天慶觀亦是奉安姑極四聖香火若將有章決配有玷吾教不須申奏朝廷黃勉遂令結案踐放陳有章其莊花三編管別州不久梁寂真染患瘡痍臭

授北極法錄持課靈感遂早夜發香對真武像前哀訴伏願速彰報應尋有刑部員外郎

黃勉新知磁州赴任將近城夜宿平原鎮驛夢見一人紫袍金帶稱吾是清泉宮北極殿掌籍判官爲見磁州知通佐官皆不歷事惟

梁公冠簪

磁州有倚郭清泉女冠道宮戒行清修磁人敬仰與天慶觀相通磁人凡有醮筵法事看誦經卷俱請清泉宮女冠爲天慶觀道士妬嫉買羣小逐日攔截宮門纔見有人入宮請召修設遂來擾擾兼起謗言因此漸次無人來請召修設有女冠梁寂真年十七歲曾

穢身死葬于東門外官地經半年因通判蘇應之出城相度窯務開臭穢襲人其地皆稱清泉宮葬梁寂真在此蘇應之立追清泉宮主首姚寂冲等移往僻處藏殯便令開土但棺蓋浮懸一道不見屍首祇有冠簪一條及赤蛇碧龜在內所是臭穢變爲異香應之焚香拜謝遂取龜蛇齋見黃勉因詳梁公在生崇修真武香火故得尸解之道獲顯龜蛇異事宜送清泉宮真武殿供養三次送入殿三次相繼出門鼻外張口有傷人之意黃勉即焚香禱祝莫是別要添置香火待奏朝廷別立殿宇其龜蛇即迴旋入殿一陣風起龜蛇不見本州門折保奏續降指揮令守臣支上供錢如法建造真武殿并立梁寂真祠堂贈通應妙化仙師自後本官興隆教法大振

天地垂鑒

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員不肯注授非自身染患則兒女死亡雍熙中有禮賓副使楊從信一生慕道書符篆錄爲人治病疫侍奉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

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寢鑄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紙於州衙卧處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未亥初用黃絹一丈二尺用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錄一道奏告真武禱祝畢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亦無響報再懇真武願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窓壁震動如風雨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叫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嬖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等去提領修築潼

神靈奏舉

今兒身沉墮於此魂魄常守其戶不得解脫今因禮賓禱祝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火山展轉沉爲下鬼兒告言冤屈事理蒙真武憲憫特與授記得

超人天切念兒尸尚在東房南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使得超生今來懇告爲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鍬掘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楠木盛貯於延福禪院贊寧州衙從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教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平等無欺天地垂鑒况有妖魔敢爲禍患凡爲人但心慕大道故奉天地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懼邪崇惟供養真武即獲正道永鎮群魔迎納嘉祥門庭清靜於是賓民悉皆承稟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充皇城內巡檢兼允宮令官偶陪御祀祀家神因奏此奉聖旨送有司勘會賓州舊無宮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修官給錢糧供贍特賜福聖並乾熙觀爲額

願保扶諸弟同預科選抽得黃真君第四籤

詳其籤意乃兄弟憂戚之兆遂言與二弟各宜謹守而彥修彥和反致嫌責云我等之命何爲取信於泥裝塑畫後各就試彥修彥和不中惟彥先獲薦及第授大理評事守明州

推官彥修注賓州遷江縣尉彥和授金州監酒彥修彥和從此嫉妒見兄應中高科皆怨天地無平等主文不擇輕能心憤憤自兄赴任明州不惟廢罷香火後二弟亦各赴仕臨行又將家堂供養

○三清諸天星宿等焚棄而去彥修赴遷江縣

尉到任兩月因巡捕海寇盜軍三等被伊捉去不殺割下舌尖放還彥和赴金州監酒二年虧欠課利四分蒙按察奏劾委官攝勘詐稱患死兄彥先於明州具狀遞申朝廷願納^建官罷任贖弟過獄繕蒙回降候任滿別聽指揮彥先莅事公正吏民贊揚知通及提轉等司皆同罪保舉又蒙中書指揮候彥修先得替到京今有司引見莫測聖意及至朝見奉問彥先始末有何內學奏云臣自組以來

崇敬神天香火不絕別無內學聖旨云因去歲九月九日夜寐忽夢家政堂福神真君顯助保舉卿之名字言卿有柱國之功常懷忠孝又稱你有二弟雖爲命官此乃敗國亡家之人不宜委任天籍注定合勾鑿姓名不延壽祿以顯彥先行與道合上應神靈下至朝臣例皆奏舉其彥修彥和行迹不善神祇降災爲喜爲惡無非顯報使人長之誠之裝彥先當殿轉授太子中允賜緋知洪州豫章縣事

○聖井辨異

懷州開膳脂鋪謝景元景修兄弟兄好遊治弟慕崇信本家自祖有家堂真武凡事祈求無不感應景元耽酒呼博家計漸壞乃思景修常言家堂真武靈驗因懇告云今欲與人賭錢保當贏他財物須得吉凶累次信用贏得一二百貫後復懇求吉兆而去輒輸一百餘千發怒歸來將真武堂盡拆棄景修

上昇觀一所及蓋殿宇奉安聖井不許汲水或遇民間疾患許汲救治特賜聖水觀額每歲撥恩澤披戴焚修道童二人仍賜莊田房廊錢充常住所有兄嫂一房盡歸景元存養

本像用刀碎榜棄向井中景元三日後忽患遍身瘡癩膿血滴瀝死活不能景修在京夢一小童披髮跣足渾身俱黃頭戴石盤枷大哭告云手足皆傷疼痛不任近看却是數塊損碎黑木頭遂驚覺起來自省家堂真武必遭毀壞遂歸懷州見家堂委遭毀壞兄病惡瘡在牀雇匠者修蓋及下井取真武木片捲成金身不期此井汲上水染色如琥珀別有一般香異傳聞州府時知州史館馬荀聞此奇異是日率州官來景修家令人汲水辨認

○見香異非常及具述景元受報見惠惡瘡馬荀令汲一盞井水與景修喫纔飲水罷雲霧四合見景修空中立身彩雲遮擁仙鶴前引揖謝馬荀及辭衆云今朝見金闕白日上昇馬荀備奏准御札令懷州別造官屋允授謝景修連井屋基破以省錢修蓋謝景修真人上昇觀一所及蓋殿宇奉安聖井不許汲水或遇民間疾患許汲救治特賜聖水觀額每

自後家業熾盛一子及第後代異事也

焦湖報惡

淮西巢州居民不論貧富競好鳴鑼不顧腥厭觸犯天曹日月昏星宿無光乃有九天採訪使者檢察上奏遂感

玉皇勅命

社極紫微大帝及天地水三官嶽神取問巢人罪業已積得何所報社極奏云此地歷劫貪殺四足水族冤魂相執既合債還須連地址除滅俱令解脫

玉皇告社極曰衆生惡積信不可容令傾城蕩為大洲方得清淨於是社帝宣告真武曰汝為三界遊奕察人善惡奏注福罪豈不知巢州積劫以來好殺姦龍此乃厭觸上犯

玉帝勝遊罪惡不該赦宥令此一州溺為水澇淹宜證之急速奉行真武奏社帝曰巢民雖有重業未必俱是殺害水族之人若槩行傾陷終負冤枉臣會問等第而行真武遂令從官天罡神將化為大鼈浮

遊巢溪漲塞市橋時州官遣吏為轄就水宰內分俵郡官其次巢州皆得肉啖於是天罡

回報真武巢州城土委合化為大水雖變為大魚死浮要處全不擇腥濁悉皆分食真武歎曰此地衆生罪業彌深不可救度真武自

化雲遊道士降下巢州求化淨水前後經遊七日民間遍行參賀腥噉器無一淨處行至小巷獨有一家見一老嫗復前求水嫗以枕盛水與與乃問婆婆何姓作甚生業婆曰姓焦本為吳人寄居此二十餘年賣粉為食

活家有一男一媳婦共三口道士問曰汝家水枕因甚不腥婆曰自到巢州為見人兇地惡家家好殺水族不知罪福老婆戒殺食素其水并枕皆得清淨道士告曰吾非凡人乃天神也念汝有善業故來化汝不久巢州有

洪水汝急携子走避未委汝身要何果報吾有三事汝當選取一願一欲子孫為官食祿二欲便獲富榮華三欲永受香火欽宗任取一意婆拜曰何敢過求富貴若得久遠一炷香火不絕祇此是願真君曰汝今每日早

晚上州衙門側看石碑下一石龜若見龜眼

俱赤急攤子及婦出南門去逢見聖女山即

住真君言訖化白光不見焦婆從此逐日上州衙門看石龜眼將及月餘人謂焦婆風狂被人戲謔用朱色抹其龜眼皆紅焦婆觀見

石龜眼赤領男并婦走出南門奔馳十里有山名聖女焦婆上山回顧巢州邊巡洪水四合浩渺無際忽於雲中見一神人披髮跣足著昏黑袍形相與求水道士無異叫云焦婆其水屬汝所管祇此得香煙不絕囑付隱隱而去焦婆令其子緝草為舍自忘寢食晉朝聞水陷巢州差官訪問四遠莫知所因遙望聖女山獨有一家官吏上山來見焦婆詢問因由具奏先賜供給焦婆口食仰鄰郡逐時送給不久焦婆并男婦相繼身死朝廷立廟封為靈顯聖母及命其水從聖母本姓謂之焦湖四通船舫至今祭奠祈禱無不靈驗今屬淮西路無為軍巢縣四接廬壽舒和等州通運參詳報應善惡甚明巢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陷改巢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

特封焦婆號靈顯聖母後爲風浪四起漂溺

舟船官民祇以恩願祈請聖母而已其風濤

兇猛轉惡有行醫老母在西晉城進狀稱是

焦湖植利之家爲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

司惟禱於聖母殊不知聖母本塵俗人祇因

戒殺蔬食遇真武獻水清淨發聖爲巢水土

地蒙國家改名焦湖封號靈顯承此天地之

恩尚未能報何爲却興風浪爲害蓋是舊日

巢民報償水族冤魂相執卒無解脫所以造

作毒風惡浪競傷人船逆相報對如要消伏

除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

詳投狀老母乃是焦湖土地靈顯聖母化身

報說當急速依應行還尋差使命并道士同

往靈顯廟啓建道場獻御香奏懇真武祈請

風浪不生往來寧靜道場經一月焦湖風浪

頓息使命欲回忽於雲霧中現一符吏曰臣

是中界直符受真武將軍差報官家焦湖波

濤是巢州殺害龍蛇附償冤執不能解脫致

與妖禍今朝廷禱祈平安已蒙真武面奏批

極因朝

三清得

玉皇勅旨并降吉祥甘露已將焦湖惡報冤

鬼與水族等解結洗滌並送東嶽泰山府及

地府冥司係名收錄量度輕重報盡受生焦

湖今得平息直符遂退時晉朝再遣使降香

建醮於聖女山報謝天地仍就山建真武殿

勑賜爲額并加贈靈顯聖之號

虛財化礎

韶州明陽宮有洞天名青羅福地昔神仙張

繼修真之處逾年於五月五日正午時有雜

色飛鳥俱來洞前飛舞喧噪人謂衆禽隨鷺

屬來儀因作散禽齋會捨率錢物置備紙馬

以此名目儀獻諸天星宿燒過紙贈積聚天

曹無名收寄致蒙

此極紫微大帝問殿前四聖神將時真武出

班奏曰此非天曹合授係韶州明陽宮詭詐

規取稱有鸞鳳來儀誰達天曹又蒙帝問若

明陽宮五月五日奏獻不實因何是日諸禽

飛聚真武復奏曰此日午時係臣下降到彼

諸禽競來受臣法氣解結披毛宿緣重葉所

以舞躍嘻樂而去帝曰天曹將無名紙馬收

受將作何用真武奏云可行下東嶽椿留支

用來年必無人燒獻其明陽宮次年復會四

遠人民盡至洞前聚集過申酉無一翅來忽

有一羣頭道人用手指定宮門默然而立繼

令人召到却言今歲飛禽不集社會永爲罷

去仍告與前項固依教本官向去五月五日

午時就洞前焚香求禱真武真君解禳累年

虛名率財冒達天曹罪若不信三年內看有

報道人起身入青羅洞更不見出宮門不信

次年又率集其會群飛又不至及三年是日

因化紙狂風吹起紙火從庫堂沿燒約二時

間官庭化爲瓦礫之地韶州收錄住持道士

張安象勘招前項故達聖諭致遭天火具奏

取裁准中書指揮五月五日早朝據司天臺

奏觀見天行飛火合燒韶州背連正道宮觀

及有內臣凌招慶附神降言真武亦報火燒

明陽宮爲從邪惑衆率財非用積犯天曹化

諭不改今奏到事理合其應驗所是明陽宮

更不立額紙建真武殿并小道院別選羽士

十人焚修張安象特免決還俗踈放合行關
告諸路道俗今後稟信天地無令有背正真
之道

假燭燒塵

南安軍開隆觀元是太上無極淨虛天主祖
氏宅基緣南安居民惟崇真武每至下降盡
來燒獻香紙燈燭等觀前有一雜貨鋪本觀
凡有會設合用物件皆於此鋪收買惟用蠟
燭尤多却將臭穢牛脂觸朱破布爲作真淨
蠟燭出賣不惟煙氣薰觸上聖兼祭賽求福
反求穢瀆被星辰天公真及獄瀆神明奏達

三清玉皇暨

天皇北極令下天曹諸司檢攢忽一日看真
武殿香火行者夢一神人報云觀前賣蠟燭
者曾三世爲人世世惡業今姓黃名禹猶賣
織脂假燭觸犯天曹罪惡貫盈永失六道合
爲微塵今係佑聖院真武管察善惡既受天
符以報黃禹之罪明日當自知之行者驚起
告於道眾言猶未畢黃禹店前有一老兒商
量買燭十條要獻天曹須是真燭可矣黃禹

怒云我二十餘年賣此燭盡獻天曹何故云
假令先買一條取火點看不覺驟風起吹火
焰沿燒屋宇老兒亦自不見其黃禹因食救
物致令火逼燒爲灰塵經一時辰獨燒此家

不留分文至火滅店内有一大柱不曾燬火
正面如斧劈一片上有天書隱記士人道流
俱來驗讀並知是真武真君聖迹官司令人

用紙筆抄錄繞了其柱又從裏面火出燒盡
其意與觀中行者昨夜之夢相似通露罪惡
詳此情由速招果報南安軍太守不敢隱蔽
尋錄一宗事情申奏朝廷蒙看詳批降人之

處世善惡由心善事如江海潮波來無形影
去無根源惡有速報如天地產物是處皆應
可不謹之宜下南安軍依此立石碑於觀門
以顯真武垂報無差仍布告中外以戒永世

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
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天大將
軍

水之精贈

火之精贈

先正化寂照圓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
長生感應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亂聖功慈
慧天侯

封贈如前奉

御製讚入閣謹爲策寶

萬物之祖 盛德可委 精貫玄天

靈光有輝 興益之宗 保合大同

香火贍教 五福攸從

勑寶應閣惟神陰相克示顯靈宜可叙功特

賜真武永充定國無疑慈悲家政殿授上銜

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
軍左天罡北極右垣鎮天真武靈應真君奉

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之八